

花豹子丛书

于德才/著

土商

土 商

于德才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土 商
TUSHANG

于德才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新华书店经销

中科院沈阳分院印刷厂印刷

字数:330,000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12 插页:2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0

责任编辑:邓荫柯 王 强

责任校对:王 莉

封面设计:雪 龙

ISBN 7-5313-1438-X/I·1272

定 价:12.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苦	热	1
第二部	毒	火	57
第三部	慌	魂	117
第四部	鬼	道	181
第五部	水	患	239
第六部	酒	肴	263
第七部	情	难	291

第一部 苦 热



第一章

大约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曹天德正睡得昏昏沉沉，冥冥远远处，隐隐的似是传来鸟鸣声。有那么一会儿，沉睡里醒过来的那一点意识，便渐渐把那鸟鸣声与电话铃声发生了联系，他的手便糊糊涂涂去头边桌上摸。摸到了那凉凉的东西，不知是否已凑到耳边了，喉里便发出含浑的一串痰动的声音：“哪？——是——嗯，嗯，那——好吧。”

刚迈出门，脚还没有踩实踏稳，触目而至的那颗硕大的黑太阳便一下把他眩晕；胡乱抓着件麻纱衫的那只手盲目地在身边一划，抵住了门框。这一瞬，他体验到了一种意识倏然间从头脑中飞出来的轻松飘然，觉得这瞬间的感觉很舒服；那刹那那黑暗了意识，又刹那那间复苏的滋味，却如同无数条游丝在脑子里抽缩，酥痒麻痛的，很不好受。他竭力忍受着，竭力闭住眼睛，稳住身骨，让已沉落进眼底的那两颗黑太阳波颤，融动，波颤着融动着，渐渐的变软，变白，渐渐的渗进一点儿金黄，又渐渐的渗进一点水红……

天地间一派眩目的白炽！曹天德刚刚睡出的那一身粘汗迅即被蒸干，便觉得浑身的肉皮子发紧，浑身都有小虫在爬似的微微的痒，就使劲地浑身抻巴了几下。

大街上的柏油路被晒得暄软，陷脚，粘鞋。曹天德不得不又赶紧跳回到马路牙子上，边往身上穿着那件麻纱衫边朝县委的方向走去。

刚才的电话是王一山书记打来的，叫他马上去一趟。王书记虽然没说是什么事，但他曹天德却能猜到是为了什么事。看来这个老头子真是有点沉不住气了。老头子曾叫牛文福跟他谈过好几次，老头子也亲自找他谈过一次了，他们应该知道他曹天德的脾气，该说的、想说的，不用问，他都会对他们说的，不该说、不想说的，谁

找他他也不会说，何况就那么点破事，他们也用得着对他曹天德发那么大的火，唉声叹气，怨头怨脸的，像是他把他们的天给捅了个大窟窿似的。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一句老话，觉得挺对他这时候的心绪，就不由狠声狠气地嘟囔出口：庸人自扰！

路上，总是遇上他认识的人、或认识他的人，有的他得主动打招呼，有的是主动跟他打招呼，都是说些虚言假套、没话找话的话；他挺烦这套，却又不得不过来这套。喘气都冒烟儿的大热天，不到三五百米的一小段路，竟走了他半个多小时！

县委书记办公室的门大敞着。王一山正闭目仰在沙发上，让屋角电扇斜向过来，脸对脸地呜呜吹着；案角用白玉石镇纸镇着的那一摞文件、书报，唰啦啦地飞着边儿，很欢快、也很浮躁的样子。

听见有人进来的脚步声，王一山睁开眼，瞅一眼进来的是曹天德，便仍那么仰着头脸，抬手，唰唰有声地摩挲着秃亮头顶，很响亮地清几声喉。

曹天德走进去，径去把电扇的脑袋扳过来，扯下身上的短袖衫，随手抹几下脸和脖子，朝王一山对过的沙发扶手上一扔，一屁股仰坐下去，让电扇尽情地吹着自己。

王一山慢慢地直身，站起，走过去，关上门；刚拉上的门扇却又被电扇给鼓吹开。索性“咔嗒”别上锁舌。坐回之后，又唰唰摩挲几下秃亮头顶，响亮地清几声喉，冲曹天德说：“今天礼拜天，我来看几份文件。”

你看不看文件关我什么事！

曹天德的心头，不由就涌起一股无聊的滋味；他把脸仰向头上，去瞅棚上楼板的一道一道细微的裂逢。沉默了一会，见王一山再无下文，便闷着声道：“我想知道，找我来，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

“这个，这……”王一山很响地清了几声喉，便沉默下来。

“老曹，”只略略沉默了一会，王一山就又有话，声音却一下变得沉重、低缓，“我的心里很乱。你，和小东他们，在办那个公司那段，到底有没有事，有多大的事，我总没个底……你们，总得让我

有个底嘛……”

曹天德瞅一眼王一山，立即又去瞅着头上，嘴角就不为人察觉地歪扭了一下，说：“问问小东，你就心里有底了。”

他记得，上次他说的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事，你用不着问我，问问你那个宝贝儿子就行了。”这回，他只是把“你那宝贝儿子”客气地换成了“小东”。他觉得，在这件事上，他实在再没有别的话可以对王一山说了。

王一山长叹了声，叹得无可奈何也不乏悲凄。似是略略斟酌了下，这才又说道：“小东，你不是不知道，对我，他哪有一句真话……”

曹天德又瞅瞅他，扭歪下嘴角笑了笑，笑得很难看：“你就相信我对你说的都是真话？”

“别的事，你不对我说，我也不想过问；不过这件事，你是不应该对我有什么保留的，更不应该不对我说实话。老曹，你，我认为你是个明白人，当时，那个公司是怎么办起来的，你是最清楚的嘛！”

王一山已明显的把一些怨气和火气压在他的话里面了。这就叫曹天德更有点心里不痛快。

“我，不觉着咱们还有谈那些事的必要了。”他的口气里明显带着一股子不耐烦，“如果你王书记就是不放心我曹天德，硬要翻那点烂帐，硬要没事也得翻出点什么事来，那你们就找你那宝贝儿子翻去吧；我还是那话——我看，要是栽，肯定栽不在这事上，也不栽在我身上，这，我想你王书记心里应该是比我还明白——没别的事，我走了。”

曹天德真的抓过衫子站起来。

“曹天德，你怎么这个样子！”

王一山也一下站起来，迈前一步的同时，右手气恨地一下把扶着的藤椅一拨，竟拨倒在了一边，翘起了几下，一只手一下扶住案角才稳住身子。

曹天德站住。看看王一山的樣子，嘴角不由歪扭一下，又坐回

去。

曹天德坐下了，又站起，过去把藤椅给扶起来，扶王一山坐下。他差点忘了王一山是有心脏病的。

第二章

曹天德从县委楼出来，往牛文福家去的时候，牛文福正在王小东的家里。

这是杂在老县委住宅区里的三间平房，是王一山搬进新楼后，遗给独子王小东的。这里临近那个养鱼池，那个大跃进年代挖下的，之后不久便成了臭水沟的“养鱼池”。正值酷暑，被毒阳焚灸着的焦灼空气里，浮荡着一股子酩腥与恶臭；绿豆蝇肥硕得有蜜蜂般大，成群地嗡嗡着到处轰炸，慷慨地在绿窗纱与白棚壁上遗下一片密致重叠的屎点，也扰得人一刻不得安宁。

客厅角落的电扇呜呜的摆着头，强大的气流往复扫荡着，使潜入的绿豆蝇们趴伏在各个角落不能起飞，也把阵阵爽意平均给歪仰坐伏在不同角落的几个人。唯田甜活跃着，执着蝇拍扭摆着粗腰肥臀窜行于人腿与几案间，这儿那儿地拍打着苍蝇，不时地发出一声两声的欢快叫喊，并不在意另几个人不时投向她的厌恶目光。

“妈了的你叫我清静会儿好不好！”

王小东终于忍耐不住，冲她恶叫起来，“妈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能乐起来！”

田甜冲他骄然娇然地哼一鼻子撇一嘴，极不情愿地一屁股拍坐到牛文福身边，却仍把蝇拍有一下没一下地在茶几上拍打。

一直闷着的几个人，终于有了开口的由头。

“事儿整成今儿这熊样，全都他妈你给瞎捅乱整的！这回你可乐不得了！”牛大力把香烟头朝田甜坐着的门口那面没好气色地一扔，还要说什么，王小东已隔着茶几一把夺过蝇拍，随即去狠抽田甜的

手，却一下抽在了茶几上：

“操你妈都怨你这个小逼养的！”

牛大力腾地站起，狰狞着嘴脸，手臂从牛文福头上指向田甜：“你妈了逼的不用你乐，王哥真有进去那天，我拍出你花肠子撕了你的豁子！”

王小东一脸冤屈与痛恨：“我妈了哪点对不住你，吃喝玩乐把你养足了养腻了啊？你妈了反手捅了我这么一刀！”

“咋？咋咋？”田甜也腾地一下站起来，卡腰虎视着那两个，继而转向牛文福：“牛大叔，你今儿和你儿子来是想几个人一块收拾我呀？好，来吧！”言毕即哗哧一把撕开小衫，把白颤颤的一对酥胸挺给她的牛大叔：“来吧来吧，来呀，你们拍了我杀了我捅了我撕了我呀！”

她叫喊着的同时，就两手一用力把剩下的那颗衫扣也一下挣开，那一对本来只半裸着的肥白奶子便如一对白白的肥兔欢欢地蹦跳出来，欢欢地在牛文福的眼前颤跳。她仍觉喊叫得不够、逼迫得不近，硬是使劲地把那一对饱饱实实的大奶子挺起来，让它们飞快地颤颤着蹦跳着，直直地朝着牛文福已仰后至沙发上的脸逼压下去，那一对汗叭叭肉颤颤更热哄哄的大奶子，就一下实实在地压到那一张紧张得也是汗叭叭肉颤颤也热哄哄的大胖脸上，压得牛文福立时就喘不上气来，直逼得他“不不不、别别别”地缩歪着脑袋一下就溜到了沙发底下。继而，她又叫嚷着撇下牛文福，转过身去，把那一对肥满乱颤的大奶子直直地挺给王小东和牛大力，弄得俩小子直想动手又动手不得……

“别这样了，别这样了，”直直溜进茶几底下的牛文福吭哧吭哧地从茶几底下爬出来，又吃力地把他那两条腿小心地往回收着，硬抑住一脸的厌恶连声劝着。

“哼！想治我？我谅你们也没那个狗胆子！”田甜连哼几声鼻子，一拢衫襟，一扭身，她那肥大的屁股拍坐到沙发上：“告诉你们，再少跟老娘说那些没用的、扯这份鸡巴蛋！——敢撕老娘豁子的还没

从他妈逼里养出来呢！”

“坐下坐下，都坐下！”牛文福一手抹着脑门上的汗，一手冲仍气抖抖站在那里的王小东和牛大力一压一压地摆着。

坐下了。都气鼓鼓的没好眉眼，咬红眼的了的狗，呜呜瞪视着，随时会突地跳起来撕咬的样子。

“你们，谁都别再埋怨谁了。”牛文福叹口气，说道：“事到如今，埋怨谁都没有用。我把你们几个找到一块，是要核计核计，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补救；省纪委要来查的是县委过去那个公司的事，我估计，曹天德那面出不了大漏子。”转而问王小东：“你知道那些帐，县里那年查过以后，确实是都烧了？”

王小东说：“我早就问过文玉香，她说早几年就叫曹天德全都一把火给烧干净了。”

牛文福说：“那就好！——那个事，和你爸和我都有点挂扯，查不出什么事拉倒，要是查出事就是大事，那可就、就麻烦了。本来你爸岁数大了，县委、政府过了年就要换届，都吵吵说上头要叫你爸下来，上人大当个摆戴儿主任，要叫安治平过县委那面去当书记；现在，上面有人正在帮忙说话活动，争取能叫老头子再干一届县委书记，这种时候捅出事来，那可就完了啊！——我对你们说这些，就是要提醒你们，在这种时候都得加点小心，千万别捅什么漏子；出了漏子就得赶紧想办法补救，说什么也不能影响了老头子连任下一届的头等大事！——至于那个公司的事么，”牛文福拍了把落到耳朵上的一只苍蝇，又挠了那只耳朵几下，口气便也轻缓了些，“不管有事没事，我看，曹天德也不致于真叫省市纪委给查出什么来，我们跟他是一根绳拴仨蚂蚱，出了事我和老头子麻烦他更麻烦！曹天德不是个傻子。”

牛文福停顿下，眼睛扫了一下都专注地瞅着他的几个，很满意地板正了脸上的严厉的表情，复又一个个严厉地梭巡了一遍，说道：

“小东，还有你们两个，我和王书记不放心的不是曹天德，而是你们几个。曹天德能把住嘴，你们要是把不住，嘞嘞出去什么，叫

人抓住了追着不放，就不好办；再把曹天德惹激了，一呼隆什么都拽出来，那恐怕就不是王书记能不能再连任的问题了，而是……唉！你们，再谁也不准胡来，都把嘴管住了，不准有的没的瞎嘞嘞，再弄出什么漏子……”

王小东嘟囔说：“我妈了的瞎嘞嘞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嘞嘞过！”

牛大力气呼呼似有所指地说：“我妈了的不是那种臭逼烂嘴的货！谁妈了逼的嘞嘞的谁妈了逼的不得好死！”

两个小子都拿眼珠子恨恶地翻瞪着田甜。

田甜更不示弱，以一对怒火火的白眼黑珠与他们相相对翻。翻瞪了一会，她便先是心怯了，慢慢低下脑袋，敛下声气。

见田甜垂下头了，也没个声息了，牛文福这才瞅着她，问：“田甜，你怎么样啊？”

田甜屈声屈调地说：“我管你们那些破逼事儿了？小东他要保证再不那样对我了，我，怎么都行，叫我怎么都行。”

牛文福说那就好那就好，便瞅了田甜一眼，又狠狠地瞅了王小东一眼，说：“小东，你以前做的过火了的，不像话的，过去也就过去了，以后再不许那么欺负田甜了，听没听见？”

王小东厌恶地斜了一眼田甜，极勉强地“嗯”了声。

牛文福叹了口气：“你们啊，真是瞎来，不懂事啊！”复又长叹一声，道：“现在最难的，是你们几个小子弄出的那一摊子事呀，现在都已经弄到市检察院去了……”

牛文福顿住了。

牛文福，两个小子，几乎同时把目光扫向田甜。

田甜极委屈地使劲撅起嘴，翻白了几下眼珠，一下垂下了脑袋。

“唉，”牛文福复又长叹道，“我是个长辈，对你们几个，谁也不偏不袒，说句公道话。田甜，你是不该赌点气就那么草率地干出这种傻事，这是两个人闹点计计就朝外捅的事吗？再说，你捅小东不也捅了自己？除了你们私生活的事外，那些事不也都是你们几个拴绑在一起干的？真弄出了事，你们哪个也都得进去，你田甜，你们

哪个谁能把自己挣干净？——我这是说田甜的不对。你呢，”他转向王小东，“也有你王小东的不对的地方。你不该那么虐待田甜嘛。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花花点儿，乱来一点儿，也是个社会影响，是个社会潮流的问题，你们俩之间不当回事，别人谁也不想去管，也管不了。可是，古人还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呢，你俩住一块也不是一天半天了，听说田甜为你都上三回医院了，你怎么能为了刘红英那么个三十来岁的老娘们儿，那么个满城里都生臭的大破鞋，又是打又是骂又是往外撵地那样对待人家田甜呢！所以说，田甜干出这种大傻事，也是你小东太混蛋给逼的。小东，你当你牛叔和田甜的面说一声，是不是？”

王小东红涨着脸想争辩什么的样子，张了几下嘴，却嘟囔出一声含糊不清的“是”。

牛文福又转脸问：“田甜，那你牛叔说你的呢？”

田甜扑闪长睫毛几下王小东，吞吞吐吐的也说了声“是”。

“好了，这就好了，”牛文福终于舒出一口长气，说道：“那么这就好了，只要田甜能想开了，这事就好办了一半了，咱们这就可以都心平气和下来，核计核计看怎么补救了……”

第三章

牛文福不在家，他老婆又支支吾吾不肯告诉他上哪去了，曹天德便一肚子火气地直奔回他的公司办公室。

正如他对王一山说的，他应该去问他的儿子，那个县委公司有事没事，这次能不能查出漏子，关键不在他曹天德而在王小东和牛大力那两个混蛋；那两个小子的嘴一点把握没有，什么都能自己嘞嘞出去；现在满城里吵吵市检察院要来查的王小东和牛大力的那一大摊子违法的事，不就是他们自己窝里反，狗咬狗地弄漏了的？你王一山你牛文福对我曹天德不放心就直说不放心也行，用得着这么

含一半露一半地耍滑头，竟然拿我曹天德当傻狍二五子耍！事，是你们的混蛋儿子弄发了的，冲我曹天德发的哪份子子怨，放不下哪份子心！

曹天德觉得憋气，窝火，憋窝了一肚子的火气！可他又不便向王一山发泄！却又必须得发泄，他就想起了牛文福，他就要找那个王八蛋牛文福去发，去泄！他去了，牛文福却又不在家，牛文福那个瘦灯笼杆子老婆，又明知牛文福上哪了就是不告诉他，这就使他那一肚子的火气直撞脑门子，却又一时间无处发泄……

他要马上回公司去。他要马上见到文玉香。他要对文玉香倒倒他憋了一肚子的话。在整个龙源县，他只有四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那就是文玉香、大美子、大白子和屈屈这四个女人；而在龙源县城里，却只有两个人，那就是文玉香和大白子；而人际或事务上的事，在整个龙源县，他却只愿意向文玉香一个人倾谈……

文玉香正坐在那里吹着电扇，看着刚从书摊上买回的那本《犹太人赚钱绝招》。瞥一眼见是曹天德进来，就又专注地去看自己的书；不知怎的又感觉到曹天德的声息不大对劲，便放下书，认真的去看他，这才发现他还站在门口，一脸的不痛快。

见文玉香用疑惑的眼光看自己，曹天德这才省到自己的失态，立即咧嘴笑笑，一时间竟显出进退不是的样子来。

“有事儿，大哥？”文玉香站起来，问。

“……”曹天德只恨恨地从腔子里叹出一声恶气，走过去，在她的对面坐下。坐下了，瞅瞅她，又恶叹一声。突然说：“给我买盒烟去。”

仍站在那疑惑地瞅着他的文玉香愈发疑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你去吧，快点去吧！”

文玉香疑惑感地朝外走去，知道他是碰上了大不痛快了；平常他是不抽烟的，想抽烟要抽烟了，就是他遇上最不痛快的事，或

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那么一阵子，弄得他自己死不了活不起的，也弄得别人在他面前左不是右不是的……

接过文玉香替他点着的香烟，狠狠吞吸了两口，又一下在桌面上拧灭、拧碎，曹天德这才连浓烟带浊气地长长吐出一口，一下仰倒在椅背上，死闭住眼睛。

文玉香在他的对面小心地坐下，愣愣地瞅着他，屏声敛气。

半悬西天的太阳焚得正毒，从洞开窗口窜进的火热太阳把桌面灼得似燃着一层微弱火苗，又为电扇旋起的气流荡得活活跳动；阳光是斜射进来的，正好是射在曹天德那一面，就正好也把那一张紫红冒油的脸，那个冒出一层密匝匝胡茬子、凝着一股子倔犟气的大下巴，那脸上的毛孔、火疙瘩，那眼角和额上的几道深刻得几乎入骨的肉皱，都一无遗漏地暴露在文玉香的眼前，令她一时间神思飘逸，几年中她与他许多细腻的生活画面便在脑中闪过，那一种她时刻都在极力克制压抑的别样情味便陡又冲荡升起……她赶紧拿起书，同时故意清一声嗓——借以驱走冲荡于心的那一股热潮，借以触动曹天德，打破这令她尴尬难耐的沉默——却不知怎的就一下心里虚慌得不行，赶紧站起跑了出去……

直起身的曹天德，看着文玉香跑出门，竟一时间两眼愣住在那空洞门口挪不开……

曹天德慢慢站起来，顿觉浑身无力，踢踢踏踏地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刚才，他还是对王一山和牛文福一肚子的火气，这时候却换成一脑袋的懊恼。刚才他心急地回来，本来是有一肚子的话要对文玉香倾诉的，一见了文玉香，不知怎么就一下子木头了，变得那么傻不愣登的熊样子！在文玉香面前，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现出这个样子了。平时，谈业务，有事没事地闲唠扯，两个人之间互相以对方的失误或长相上的特点取个笑，甚至为业务事争吵得以“马脑袋”“驴脑子”地相讥，都随便得像亲兄妹；可不一定什么时候，两

个人之间就一下子都从心里变得拘谨、变得那么不自在起来……她，是曾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大哥哥来依赖过的，他，也曾真挚地把她当成自己的小妹妹那样亲着爱着过的；那段时候，他和她之间，是那么的随随便便自自然然，那么的心里清清净净轻轻松松——他们一起在县委办的那个良禽公司的时候，在文玉香上自费中专期间，甚至文玉香毕业后又进入他的这个私营公司的那最初的一段时日……从什么时候，不知道文玉香知不知道，反正他不知道，他们之间的那种亲如兄妹、清静如水的关系，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似有似无却又能够相互感觉到的变化；那种变化，他的感觉是相互的，缓慢的，隐忍着的、很沉重很沉重的……文玉香动不动就说他脾气怎么越变越怪，他也承认自己的脾气确实是变了，变得自己越来越看不清自己，越来越不满意自己了——这，除了对整天整年的摆弄人事关系，整天整年地买买卖卖地赚钱赚钱的那种越来越从心里从骨子里的厌倦，又欲罢不能的苦闷，还有一种无法从对几个女人的，糟乱如麻的感情丝缕中解脱，知不可却又越陷越深的无可奈何的苦恼。如果说对文玉香，他有什么心里话保留着没有倾倒的话，那就是他的这后一种苦恼……

文玉香竟是跑进了他的屋里，这使曹天德又一下子倏愣在了门口！

文玉香坐在他的桌前看那本犹太人怎么赚钱的书，这时把书放在桌上，遂觉不妥，又赶紧抓起来欲往外走。

“把……电扇打开，在这坐一会儿吧……”

曹天德说着自己走进去，坐到床头，又一下靠到被垛上。

文玉香迟疑下，去扭开电扇，坐回那把藤椅上，问：“你今天又怎么了？”她从他刚才一进她办公室的样子上，就知道他是有话要跟她说，这时候她不想再出现刚才那种沉默尴尬局面，便先提起话头。

曹天德扫一眼屋内，又勾头瞅瞅自己的床铺，说了句：“你又替我收拾了。”便又仰目向棚，沉默。